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今天的作业

手机振动了一下,有消息:“老师,今天的作业是啥?”哎呀,我才想起早上忙着赶会议,一下课就赶着上路,忘了布置作业。在拥挤的地铁里,我也没心思斟酌,就发了这样的信息:孩子们,今天的语文15分钟自由安排,形式不拘,成果分享,计入背诵积分,期待精彩。

不到21:00,我的手机要“炸”了。闻姑娘一如既往地背诵古诗词,今天是第715篇(首),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,时长3分15秒,视频背景依然书房一隅,条幅“执一惟诚”下面,树影横斜。“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。酌贪泉而觉爽,处涸辙以犹欢……”感情充沛,抑扬顿挫。我竖了三个大拇指。

闻姑娘很兴奋,先问:可以唱歌吗?我说当然可以。不多一会儿,她发来一个全民K歌的小程序,我点开,是我超喜欢的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,两周前,我让孩子们抄写过歌词,并要求体会其中的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,第二天,有女孩就叽叽喳喳地告诉我,韩红在春晚深情演唱,莫文蔚也唱过,周深的演唱简直是天籁。闻姑娘随后又发了一个音频,让我猜猜这是谁,两个中谁为上。我没有入套,我说各有千秋,难分胜负。然后她告诉我,另一个是她班主任的作品,平台打出的成绩她比老师高了5分,把她美得飘飘欲仙了。

小陈是饶舌R&B,大徐是诗与画“牧童短笛”,J君是故事大王,F姐是飞花令,还有模拟演讲马丁·路德·金《我有一个梦》……

一晚上,我仿佛置身春意盎然的芳草地:莺歌燕舞,落英缤纷,令人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。欣赏完孩子们的作业,我不禁陷入了沉思,我只是开放了一个小小的时空,却窥视到了孩子们五彩斑斓的世界,我不知道他们的“自留地”还有多少我没有发现的宝藏。

倘若我说,今天统一抄写课文,或者干脆说,今天没有作业,那么断不得今晚的热闹与惊喜。

然而,做老师的总担心,我不布置作业,孩子们会荒废时间,他们会给自己布置作业吗?而且是有“意义”的作业?而当他们离开学校,谁给他(她)山一程水一程地布置作业呢?

其实,人活一辈子,都在完成一份长“作业”,关于生存的,关于心灵的。

一个人要行稳致远,早晚得学会给自己布置作业。关上手机的时候,我长舒了一口气。

那天和阿忠打弹子他又要赖,打了一架,阿忠欠我两岁,个头比我高一截,每次打架我总输。当年小孩子打架基本以摔跤为主,不动拳头,谁摔在地下,就算输。我从地上爬起来,找个泥巴朝他扔去,嘴里咕嘟着,我回去告诉爸爸。论辈分阿忠是我叔叔辈。

小孩子打架,一般两天就和好。玩伴也就这几个。阿忠托南宅基的同学小林捎话,叫我去他家谈一件大事,我气也消得差不多了,就去了。阿忠神秘地说,昨晚隔壁的余平叔下黄鳝(捉黄鳝)收获不少,卖了许多钱。他亲眼看到余平叔数钱,眼红了好一阵,就想拉我入伙,至于为啥叫上我,因为下黄鳝是去河里下钩子,万一有人掉河里,两个人救保险系数大一点。那年阿忠15岁,小林14岁,我13岁。阿忠小学里留过一级,留级生有个雅号叫“蹲点干部”。

下黄鳝要购买工具,包括尼龙绳,二号针,准备先做五十只钩子,一算投资要二十元左右,当时三个人都穷,除了小林有两元钱“巨款”,我和阿忠都没钱,最后商量半天,小林出了个馊主意,就和父母说学校要给我们买课外读物,得交钱。这样,哪怕自己没有也会向邻居借。就这样,我们每人投资七元,我怕阿忠耍赖,我们三个人拉钩:卖了黄鳝,钱一定要平分。

夜里七点的乡村已经寂静,农户人家都关了灯。正下着钩子,背后有点动静就冒冷汗。原来一只青蛙跳进了河里。阿忠曾向余平叔叔刺探情报,哪条河里黄鳝多,余平叔叔无意间提

七夕会

我有一本珍藏了三十多年的题词册,题词的人,有的是相熟至交,有的是“相逢何必曾相识”(作家蒋子龙题),有缘相逢并不相识,但都是我敬重的人。

每次翻开捧读,题词不言,我亦无语,只是默默地沉浸在含义隽永的内容里。这些熟悉的名字,化成了特定场景里一个个亲切的面容。让我感怀不已的是,其中有两位给我题词的老人,已离我远去。曾经的往事,成了心中难忘的记忆。

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这是何等境界,高极了!谁毁谤他,是很可悲的。进琪同志共勉,袁沛然,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七日。”这幅工整秀丽,用毛笔书写的题词,是救人数亿的当代国医,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,悬壶济世七十多年的袁老所题。

三十一年前的一天,我如约走进袁老的寓所,一进门,他就笑吟吟地说:“我给你写了一幅精彩的题词。”随即拉着我的手进入书房,拿出题词册,兴致盎然地为我逐句朗读了一



郑辛遥 如今有一种骚扰——请求转发、投票……

缘遇纳西族老人

七月流火,为觅一处清凉,我们开启了云南丽江之旅。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闻名遐迩:玉龙雪山的神圣纯洁,束河古镇的古朴宁静,“一米阳光传说”的凄美情爱,茶马古道的险峻艰辛,以及“丽江艳遇”的浪漫艳美,令人流连。然而,最让我挥之不去的却在“茶马古道”与纳西族老人缘遇的情景。

丽江之旅的翌日,我们便去了拉市海。在古纳

翼把黄鳝放进桶里。只听小林大喊一声,这里也有,一拉又是一斤多的。第一次下黄鳝收获很大,一过秤足有6斤重。父母看到我们的劳动成果,也就没骂我们。清点条数后,我们将黄鳝暂存在阿忠家。

熬到了周一,我们上学路上带着一网兜黄鳝准备去市场卖。走到半路,遇到乡办企业日化厂的老师傅,一口价十元钱卖给了他。临走,他说,下次有大黄鳝再卖给他。后来又陆续下了几次黄鳝。就靠这门技术,我们以后再也不为零花钱发愁了。

拆迁后,我和阿忠、小林少有联系,就像风中的蒲公英各自落脚,各自安稳。人到中年,回忆已成熟,时常会发酵,很想约个时间,叫上他俩,买几根黄鳝,亲手做几个菜。聊聊那段下黄鳝的经历。来他个一醉方休。

珍藏的题词册

周进琪

其深刻,所以我在这句名言下加了一句,这是何等境界,高极了!谁毁谤他,是很可悲的。”袁老不但是饮誉海内的杏林巨擘,更是一位俯仰古今的当代鸿儒,曾任《辞海》副主编并撰写各类著作四十余部。对他的题词,我读到他最后一部著述《人学散墨》时,才有了更深的感悟,其实是指明了立德养性的做人之道。

陈传熙的名字,很多人似曾相识,这不奇怪,因为他一直是站立在银幕背后的人。陈老师一生指挥演奏各类故事片、美术片、科教片、译制片音乐达600余部,我们耳熟能详的

我回老家,必经金海支路,车开进金海支路三百米,我总要减速,不为别的,就想看看离公路二十米的那个地方,那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,七八米宽,河的西面是田岸,河的东边长着几十棵树。粗的如碗口,细的如拳头。我要看的那棵树,长得特别奇怪,树长到一米还不到,突然弯转,还是向河里弯,歪到了对岸上,而且中间长成一个半圆,远看像一座拱桥,绿油油、静悄悄。我当时就想,这是一棵长在水中央的树,但因为树的根在河边,是树枝伸向河中心,再伸向河对岸的。

每次看见,我都不想让歪脖子树的说法涌上心头,我觉得歪脖子的称呼不恭敬,眼前的,是一棵有无数隐喻的树:树即使弯转也不倒下,就像有骨气的人,肉身的腰直不起来了,但心上的腰照样挺立着,心里生了许多敬意;另外,这棵树立弯转后不仅不倒下,还继续把自己长粗,长长,长到对岸去,长成一排。那种意志,让我想到了生活中许多事、许多人。我想说,树长到了这个地步,如何长法,是不是在水中央都是次要的,只要愿意长大,拼命长大,岸边与水面都是一样的,都是好样的。

去年八月,我在胡桥那边钓鱼时,在河边也看到了一棵树。这棵树有三米多高,树枝细如藤条,但一律向上,树冠很密,像一溜青云。这树确实长在水中央。我记得,那条河有十来米宽,二三百米长。我当时就认为,这树长在河里是一个错误,至少突兀。看鱼人告诉我,这树原本是在田间的,开河时,是他们让树

后还要喂养6匹马,凌晨两三点也要喂草。“马无夜草不肥嘛。”老木俏皮地说,“这个活年轻人不愿干,妇女则很难干得了,但我习惯了,也喜欢这工作。”话毕,他露出满足的神情。

让我意外的是,老木对“茶马古道”的历史十分熟悉,并无不得意地对我说:“这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。”他向我娓娓道来“茶马古道”的作用和意义。在我国各民族中,藏族由于“其腥肉之食,非茶不消;青稞之热,非茶不解”而将茶作为一日不可缺的必需品,但藏族所居的青藏高原地区素不产茶,而汉族也需藏族地区的皮毛药材土特产,于是“茶马古道”应运而生。一条茶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被开辟出来,著名的“茶马古道”为川藏道、滇藏道和青藏道。

之后的交谈中我得知,老木三个孩子均已成家并生活工作在丽江城内,他

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《红日》《英雄小八路》《宝葫芦的秘密》《李双双》等一大批回响在电影里的旋律,都是他指挥的杰作。尽管成就卓著,他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,一辈子的音乐生涯造就了他性格儒雅,风度翩翩,和任何人说话脸上都有笑容。他与夫人邵乃德几十年相濡以沫,幸福美满。1988年4月的一天下午,在五原路陈老家中,我受到他与夫人的热情款待。至今还记得他说过一段经典的话:“音乐能陶冶人的情操,能震撼人的灵魂,能让人进入无我的境界。改变社会风气,树立社会新风尚,莫过于从爱好音乐开始。”临别,他微笑着接过题词册,为我题写了词浅意深的八个字“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”。我明白这八个字不仅是给我的勉励,也是一位老音乐家对社会吐露的心声。

这两位老人分别在十年前,以九十六岁和九十七岁高龄辞世。但我觉得他们没有离开我,只要翻开这本泛黄的题词册,我就能看见他们亲切的笑容。

树在水中央

高明昌

留在水中央的。我问为什么?他们说,因为这是一棵榉树。

老家也有榉树,年年长,但就是长不大,长不粗,为什么?我八九岁时问过爷爷,爷爷要我在自己生日那天用皮尺量一棵榉树的粗细。一年后,我长高了多少,再去量榉树长粗了多少。生日到了,我长了四五厘米,但榉树一点也没长粗。爷爷告诉我,不要急,长得快的树当柴火烧,长得慢的树派料作用。慢慢长大的树用场大。用场在什么地方,看看我们家的八仙桌、长凳、矮凳就知道,它们都是榉树做的。连我做作业的方凳也是榉树做的。我信了爷爷的话。

既然如此,为什么不将树迁到宅前或宅后呢?看鱼人嘿嘿一笑,不是说人挪活,树挪死吗?他请我仔细看看树。我看看那棵树,心里生了许多敬意;另外,这棵树立弯转后不仅不倒下,还继续把自己长粗,长长,长到对岸去,长成一排。那种意志,让我想到了生活中许多事、许多人。我想说,树长到了这个地步,如何长法,是不是在水中央都是次要的,只要愿意长大,拼命长大,岸边与水面都是一样的,都是好样的。

去年八月,我在胡桥那边钓鱼时,在河边也看到了一棵树。这棵树有三米多高,树枝细如藤条,但一律向上,树冠很密,像一溜青云。这树确实长在水中央。我记得,那条河有十来米宽,二三百米长。我当时就认为,这树长在河里是一个错误,至少突兀。看鱼人告诉我,这树原本是在田间的,开河时,是他们让树

张闻天早年在沪求学的学校

张秀君

1900年8月30日,张闻天出生在浦东祝桥镇邓三村。6岁起,他在这里开始了求学生涯。

1911年夏,张闻天进入惠南小学前身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,这是所学校的第11届毕业生。在这里,张闻天接受的可以说是当时最新的教育,所用课本全是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新教材。学校管理严格,教学水平相当高,教师中有几位刚从日本留学归来。学校对学生要求也高,就拿英语来说,要求学生结业时会用英语写简短的文章。张闻天在南汇一高第11届20多名学生中,年纪最小,但功课出类拔萃。他那时在同学们眼里就有好学深思、讷于言而长于文的印象。他从小勤奋好学,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文化知识基础。当时在人们心目中,从“一高”毕业,相当于前清中了秀才,政府的公务员、学校的教员都可以当了。事实上,“一高”历届毕业生中确实人才辈出。

再说上海海洋大学(原江苏省立水产学校,又称“吴淞水产学校”),是中国最早的水产学校之一,其创办人为张謇和黄炎培。1914年夏,因家庭条件一般,张闻天报考了免收学费、住宿费的水产学校,是学校招收的第三届学生。学校重视人格养成的教育。1914年9月1日,学校将“勤朴忠实”定为校训。张闻天入校正值校训订立时,入学就接受了“勤朴忠实”的感性认识。张闻天在水产学校学习了近三年,积累了一定的日文、英文基础,后因身体不适应海上作业无法继续下去。从张闻天的一生,也可以看到校训“勤朴忠实”的精神。

人的早期教育,往往对一生的人格养成和潜在素质产生重要影响。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,走访过这两所学校的旧址、新址,怀念从这里走出的张闻天。

雅玩

